

## 哲学抑或科学?

###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李娟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要:**当前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中”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属于哲学,要么属于科学;第二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外”为历史唯物主义另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第三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问题上之所以存在诸多争论,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既有哲学思辨又有科学实证,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同于思辨哲学又不同于实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科学二重性”特征。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定位;“哲学—科学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8)01-0011-05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大潮的兴起,一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体系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逐渐展开。大部分学者认为,原有的哲学体系“并不代表更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与著作,而且今天已经证明其中表现那时理解水平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正好是相反的”,<sup>[1]</sup>变革传统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含义的重新审视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也正在于他创立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从而使全部哲学研究都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sup>[2]</sup>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根本就不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学科特征问题随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学科特征问题直接相关。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以下几

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中,对当时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试图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等唯心主义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给予了批评。他指出:“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观念上的构成部分。”<sup>[3]</sup>科尔施同时强调,割裂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同哲学的关系,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一种经验的实证科学,必然会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割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国内学者欧阳康也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多次将他们所创立的学说称作科学,并且否认唯物史观是历史哲学,但“这里应当明确的是,他们所说的历史哲学指的是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事实上,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首先是哲学,应当作为哲

收稿日期:2007-12-26

作者简介:李娟(1978-),女,内蒙古包头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讲师。

学来理解。<sup>[4]</sup> 俞吾金教授甚至提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哲学理论。<sup>[5]</sup>

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是实证科学。早在第二国际时期,考茨基就曾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观,只是一种实证科学。<sup>[6]</sup>“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科莱蒂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经验科学。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象以往的哲学家那样去研究纯粹抽象的“社会一般性”问题,而是以自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所揭示的那些社会规律,始终只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方式中显示的数量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经验科学”,《资本论》是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经验科学的最好范例。<sup>[7]</sup>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形成自己学说的过程中,他对自己学说的性质及其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有过一个较为明晰的看法: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学问,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哲学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瓦解而终结了,他所创立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马克思明确认为‘思辨的哲学’将由‘实证的科学’、‘真正的知识’所代替。……由此出发,至少在马克思自己看来,他就告别了整个德国哲学,亦即德国的各种用抽象思辨方式构造的思想体系,而开始了他的以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为主要领域的经验实证科学的研究。”<sup>[8]</sup>

第三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历史思维方法。在目前全球最大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全书》中,历史唯物主义被解释为:“马克思运用的研究社会、经济和历史的方法。”匈牙利著名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毋庸置疑,它是一种能理解历史事件并把握其真实性质的科学方法。”<sup>[9]</sup>他认为,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加批判地把马克思的各种研究成果当作教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在于其方法。国内学者刘怀玉通过回顾历史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问题的三次讨论,指出:要想对这一问题做出有效的回答,必须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初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本质上区别认识论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两种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sup>[10]</sup>

第四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是世界观。国内学者陈先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曾多次倡言‘消灭哲学’。……所谓‘消灭哲学’,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消灭那种把哲学视为科学之科学,视为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把自

己臆想的联系强加于各门实证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的传统,真正使哲学成为一种世界观,而不是包罗万象的永恒不变的抽象原则。”<sup>[11]</sup>在以往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哲学家们幻想着构建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终极体系,幻想它能涵盖关于一切问题的所有答案。这种企图把一切具体科学的内容都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妄想,导致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成为了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在包容一切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一切,丧失了自身学科定位的基础,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本质也被淹没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表明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旧哲学的消灭,哲学以世界观的形式获得新生。国内学者马拥军同样持这种观点,他通过分析经典原著中的相关的论述,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曾多次表示:不仅哲学本身终结了,而且部门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都已经终结了;代替哲学的,是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他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世界观’。”<sup>[12]</sup>

第五种观点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这种观点主要由国内学者徐长福提出。通过考察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徐长福指出:在恩格斯看来,以思辨的方式构造一切关于外部世界体系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走到尽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由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来提供关于世界联系和运动的总体图像。用实证科学取代哲学认识外部世界的规律已势在必行,哲学终结的时代已经来临。他同时强调,哲学的终结是一种有限终结,哲学还可以在思维领域活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得以保留。这样,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就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哲学而非科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他认为:“现代唯物主义或辩证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介于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东西,它既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又内在于它们之中。……在‘哲学终结’之后,学科格局就呈现出‘两大学科一个中介’的特点——两大学科是科学和哲学,中介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透过这样一种格局,就能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殊价值和地位——它既是一种科学的哲学,又是一种哲学的科学;既是哲学终结的执行人,又是科学发展的引领者。”<sup>[13]</sup>

二

通过考察当前学术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定位问题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将已有的讨论进一步归

结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中”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属于哲学,要么属于科学;第二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外”为历史唯物主义另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第三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不是纯粹的哲学,也不是纯粹的科学,但既包括哲学又包括科学。本文认为,之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论,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既有哲学思辨又有科学实证,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同于思辨哲学又不同于实证科学。原因在于:

第一,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马克思生前并没有明确地将其理论称为哲学,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建构起系统的哲学体系。在由罗伯特·戈尔曼 Robert A. Gorman 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中提到:“马克思从来没有在任何细节上呈现哲学唯物主义的类型,除了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以及费尔巴哈提纲中,我们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哲学唯物主义的系统表达。虽然在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相关表述,但是这些观点有多少可以归于马克思本人有待商榷。”<sup>[14]</sup>此后苏联哲学教科书虽然建立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但其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本意,至少存在疑问。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又确实包含着哲学的成分。沃利斯·亚瑟·萨彻丁 (Wallis Arthur Suchting) 在其著作《马克思和哲学》中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理论与哲学的联系给予了说明:“第一,我们可以在最直接的感受上寻找到他(注:马克思)对哲学的贡献。……只要想想他的博士论文以及与此相联系的1843年在黑格尔权力哲学中关于国家评论的章节以及1844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内容。即使马克思在1846或1847年不再从事这类写作也已经足够了。第二,除了以上所述,即使依靠马克思著作中‘暗含’的内容,根据他可能已经做的‘假想’或‘预设’就可以将其与哲学相连。……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已经分析了劳动概念的哲学重要性。第三,即使不从理论内部考察马克思与哲学的贡献,在关于马克思是否与哲学相连的问题上有一种更加根本的态度:他把哲学看作实践的理论活动,对哲学所进行的元批判就使马克思的理论与哲学紧密相连。”<sup>[15]</sup>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中都内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哲学本身的批判也属于哲学的一种元

批判。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中毫无疑问又包含着科学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表示,随着自然科学的成熟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在以往的哲学中,只有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属于真正的哲学,其他的研究都应归入实证科学领域,而其社会历史研究同样如此。在进行社会历史研究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认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sup>[16]</sup>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沃尔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中包含科学成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的思想受到了18世纪百科全书派科学传统的影响。“象孔德一样,他(注:马克思)希望把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对于他也就意味着,要从神秘和形而上学以外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现象。……马克思毕竟是在声明向历史学家们做出了一种深思熟虑的劝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论不同于其他同类一般性的见解的(例如,其他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的,)就在于它有着‘科学’的基础。”<sup>[17]</sup>对此,西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哲学和经验的融合是马克思思想的一大特征。<sup>[18]</sup>

以上分析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中,哲学和科学是并存的。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之所以存在着诸多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与“科学”各有取舍或者难以取舍,学者们大都以“各取所需,各为所用”的方式在文本中找寻论据,从而使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研究陷入了“各说各话”、“各有所据”的局面。换句话说,虽然学术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科学与哲学并存的事实不置可否。但是,多数人在研究中还是选择了“二者择其一”解释方式,上述第一类观点即属此类。第二类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或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实质上回避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哲学和科学并存的事实,没有进一步追问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和科学是什么关系,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如何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指导作用。第三类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这种观点虽然正视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哲学和科学并存,但也只是做了一个模糊的判断,并没有明确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使得观点本身缺乏必要的支撑。本文认为,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中既有哲学成分又有科学成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同时采用了“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这一事实,不能机械地分割取舍。不是“二者择其一”,而是“二者兼得”。当然,我们不能只作模糊判断,需要具体厘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特征。澄清这一问题,虽然不能弥合分歧,但有助于澄清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有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贡献。此外,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可以进一步澄清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 三

以上我们简要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定位问题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科学二重性”特征的观点。严格说来,这些都还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提出了问题,还没有实际地对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科学二重性”进行分析。由于作者的能力有限,目前还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的内容完整地提供出来。下面仅将已有的对于此问题研究思路的几点想法做一说明,以期能够抛砖引玉,就教于学界前辈。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问题,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元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是要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方面提供一个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而是要集中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学科特征。虽然学术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科学与哲学并存的事实不置可否,但多数学者在研究中还是选择了“二者择其一”解释方式。作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科学二重性”,目的是要通过层层剖析最终解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定性问题。同时,我们将研究域明确限定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以来,后世思想家不断为这一学说注入新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为了避免一概而论之,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历史唯物主义的“源”与“流”。当然,为了使研究更加充实,也更具说服力,在论证过程中也需涉及到许多后世思想家对马恩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介。

第二,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澄清一些常识和流行的说法,并且追问几个被遮蔽的“上位”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状况还处于在“同一层次上各自陈述各自的看法,缺乏真正的实质性对话”状态,其中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没有从“上位问题”入手,缺乏共同的评判标准。几个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关键问题被遮蔽,如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世界观,哲学与世界观是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哲学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是指什么?用以定位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的判定标准又是什么?对这些上位问题的追问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问题。

第三,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问题,不能回避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多年来学术界就“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虽然已经形成了不少观点,但能够令众人满意的答案似乎还未出现。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习惯于直接就“哲学”与“科学”的可能关系发表意见,而很少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本身进行追问与探究。事实上,对问题本身进行分析批判恰恰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环。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sup>[19]</sup>在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的重要前提性预设进行反思时,我们发现:在“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中,由于构成问题的两个因素——“哲学”和“科学”概念界定的不明确,导致了二者关系问题本身的不明确;同时,“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从萌芽、提出直至深入始终伴随着哲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性批判,探讨“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并不是要“就关系谈关系”,其最终目标应是“发现哲学”、“证明哲学”。

第四,为了使论证更加严密,在具体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时,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中“哲学-科学二重性”的所有可能形式,之后或者是逐一分析其利弊,或者是选择其中一种形式进行考察。例如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中所包含的哲学时要区分:所讨论的这种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理论中都包含的还是其历史唯物主义中所特有的;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所不具有的特殊的哲学成分,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这种特有的哲学是体现在马恩历史观的所有内容中,还是只体现在历史观的某些理论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中所包含的科学同样需要照此分析。

第五,由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问题延伸出的另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哲学和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就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在学术界,这个问

元理论、基础理论、应用学科和学说史是学术研究的四大领域。其中元理论是一门学问的自身反思、自我认识,它主要研究这门学问的学科特征、判别标准、目标任务、体系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功能等问题;基础理论是最能代表、最能体现一门学问特点的部分,它研究自己特有的问题,提供独立于其他学问、与其他学问不相交叉的研究成果。(参见刘永富著,《价值哲学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题似乎还没有被明确提出过, 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白。虽然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关于哲学或是科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作用的表述, 但这些讨论都过于泛泛。一方面, 已有的研究并没有确定所要讨论的是什么样的哲学和什么样的科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而我们知道,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和科学观, 同时哲学

和科学既可以作为学科而存在, 也可以作为方法来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 已有的研究没有确定所讨论的是对于“谁”的社会历史研究的作用。换句话说, 我们应该而且也只能研究的是“谁的哲学、谁的科学对于谁的社会历史研究的作用”问题。离开了对“谁”的解释, 就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真正意义的哲学探讨。

#### 参考文献:

- [1] 高青海.“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20年哲学历程的回顾与展望”[J].哲学研究,1998,(6):24.
- [2] 赵景来.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研究综述[J].教学与研究,2000,(5):59.
- [3] 卡尔·柯尔施,王南湜,荣新海.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重庆出版社,1993-08,(1):37-38.
- [4] 欧阳康.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09,(1):98.
- [5] 俞吾金.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J].哲学动态,2004,(12):6.
- [6]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86.352.
- [7]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M].东方出版社,2004.34-35.
- [8] 徐长福.“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主义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J].哲学研究,2004,(6):4:7-8.
- [9] 卢卡奇,王伟光,张峰.历史和阶级意识[M].华夏出版社,1989.227.
- [10] 刘怀玉.总体的历史科学视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贡献[J].南京大学学报,2005,(1):17.
- [11] 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6,(2):5-6.
- [12] 马拥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体系[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1:3.
- [13] 徐长福.论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J].学术研究,2002,(11):43.
- [14] ROBERT A. G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M]. Greenwood Press, 1986. 228-229.
- [15] W.A. SUCHTING. Marx and philosophy: three studies[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6.228-229.
- [1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1995.71.
- [17] 沃尔什,何兆武,张文杰.历史哲学——导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11,(1):162-166.
- [18] EUGENE KAMENKA. 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J].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69-12,41(4):529-534;530.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03.

[责任编辑:蒋民胜]

## 投稿须知

- 1 给本刊投稿,最好发电子邮件至本刊邮箱 glxj@163.com; glxj@sina.com,同时邮寄打印稿一式二份至我编辑部(请贴足邮票)。请勿投寄私人,以免延误。
- 2 凡发电子邮件者,请在主题栏内署论文作者姓名和论文题目,论文全文以附件形式发出。
- 3 为了减少差错,提高工作效率,凡投打印稿者,请同时妥善地邮寄存有该论文的磁盘两份。
- 4 所有论文稿件请附中英文题目,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3-5个。
- 5 参考文献书写格式主要分为: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类;期刊文章;报纸文章;电子文献类等,详细内容请查阅《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或参阅本刊参考文献实例。
- 6 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应与正文内的标号顺序一一对应,一律使用方括号“[ ]”。内部资料引文或解释性注释一律注在正文当页地脚。
- 7 论文稿件一律用A4纸规格,篇幅为3-4页,文题用二号宋,正文用五号宋,参考文献用小五宋。
- 8 所有论文稿件均应附作者简介、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 9 本刊有修改、删节稿件的权利,如不同意,请声明。
- 10 三个月内没收到本刊通知,可自行处理。

《社会科学家》编辑部

邮发代号:48—48

全年12期,每期160页,期价8.5元,全年价102元,也可直接向《社会科学家》编辑部订阅。

本刊地址:桂林市西山路6号

邮编:541001

电话:(0773) 2898540

传真:(0773) 2898540

E-mail: glxj@163.com或glxj@sina.com